

最初 歐羅巴之旗

村山知義著

袁殊譯

一名鴉片戰爭

世界文學名著譯叢

最初歐羅巴之旗

村山知義著

袁殊譯

上海

湖風書局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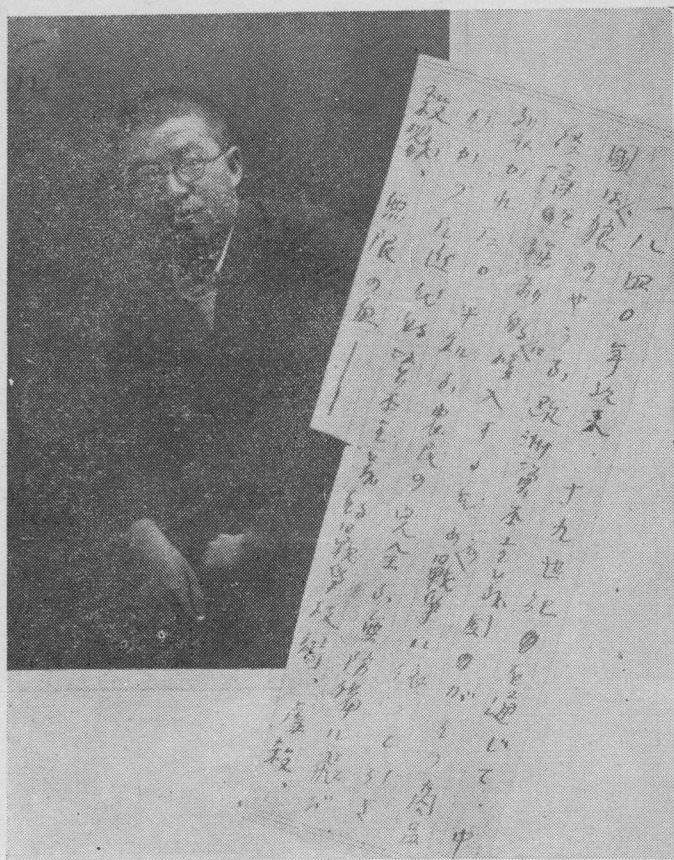
地址 七浦路七三四號

20, 12, 20, 付印○

1, 1, 21, 初版○

之~~~~版
~~~~  
證~~~~權

實價大洋五角



作者像(上)及筆跡(右)

## 內 容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村山知義小傳.....    | (2—5)     |
| 村山知義訪問記節錄..... | (7—11)    |
| 著者像及筆跡.....    | (插圖)      |
| 致中國讀者.....     | (13—15)   |
| 舞台面兩幅.....     | (插圖)      |
| 最初歐羅巴之旗.....   | (17—81)   |
| 在沙漠上.....      | (85—108)  |
| 譯者後記.....      | (109—111) |

## 村 山 知 義

——錄文藝新聞39號——

村山氏一九〇一年生于東京。父親是一個醫學士，在他九歲的時候就逝世了。家中沒有一點遺產，他和他母親就這樣地在貧困之中度着孤兒寡婦底淒苦的生活。他母親爲着他盡了所有的心力。那時曾做了基督徒，進了基督教的日耀學校。因而親身體驗了宗教所有的一切封建虛偽的壓迫，對宗教發生了強烈的憎惡和反感。

他在開城中學讀書的時代就遭到了那帝國主義爭霸的世界大戰，那時他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激烈地反對過戰爭。在第一高等學校裏的時代，家庭環

境更加貧困，只靠母親做雜誌記者底微薄的薪水和借債過活，那時他拋棄了基督教，而爲厭世思想所襲，憂鬱達于極度。那時在校友會雜誌上發表了二三個短篇，這是筆墨生涯之最初的開始。接着進了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科，但是學校並不能引起他底興趣，幾乎沒有去上過課。後來就中途退學，勉強借到一些錢，渡德留學。那時德國正是表現主義底全盛時代，他立刻染上了虛無的思想，夢中也在畫圖畫。一年後歸國，組織了一個達達主義（Dadaism）的造型藝術團體。日本關東大地震後，漸漸染上了一些安那其的傾向。

一九二五年六月在文黨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小說‘關於兵士’，從此開始了小說戲劇底寫作。同年十二月爲東京築地小劇場做了該撒（G. Kaiser）底‘從清晨到夜半’一劇之舞台裝置，自此熱中于戲劇。一九二六年發起‘心座’劇團。那時開始理解了社會主義，做了‘文藝戰線’同人，加入‘前衛座’。自此，隨着革命運動底進展，普羅藝術底分野中也發生了許多‘分化’與‘合同’的轉折。一九二七年，‘文藝戰線’（勞農

藝術家聯盟)沒落到了社會民主主義底泥沼中,他于是脫離‘文戰’,與同志多人另組‘前衛藝術家聯盟’。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事件(共產黨大檢舉)後,前衛藝術家聯盟與普羅藝術聯盟合併而組織了‘耐普’。從此,他就在‘耐普’底陣營中擔任演出、裝置、創作劇曲、小說及繪畫,在普羅藝術運動上成就了偉大的功績。一九三〇年五月日本共產黨事件,村山也以‘資金關係’而被捕,不久雖被保釋,但仍是一個未經判決的‘未決犯’。判決之後,至少也須入獄二年。但這一切的壓迫並不能使他發生一點退縮的傾向。反之,他更集中了全力在奮發地戰鬥中。被保釋未久,爲着到農村中去作啓蒙的宣傳,又曾一度被警視廳檢舉,幸而不久就被釋放了。

村山氏是一個富有多方面才能的文化運動者。他所參加的文化團體有演劇同盟,作家同盟,蘇聯之友會,東京左翼劇場等。在各文化組織中所擔任的主要職務有文化聯盟中央協議員,文化聯盟大衆雜誌大衆之友編輯委員,演劇同盟中央執行委員長,戲曲研究會幹事長等。

他底著作，無論質和量，在日本都佔着最優勝的地位。主要的著書有下列多種：

一、評論集：——現在之藝術與未來之藝術（一九二五年），‘構成派研究’（一九二六年），‘爲着普羅美術’（一九三〇年），‘普羅演劇論’等。

二、創作集：——‘人間機械’（一九二五年），‘穿了裙子的妮娜’（一九二八年），‘最初的歐羅巴之旗’（一九三〇年），‘暴力團記’（一九三〇年），‘勝利之記錄’（一九三一年），‘東洋車輛工場’（一九三一年）等。

此外尚有童話及童畫共五六種，譯書六冊。實在可說是一個可驚的數量。現時，正在進行一個以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‘廣州暴動事件’爲題材的長篇戲曲，預備供東京左翼劇場作爲一九三二年第一次公演的劇本。村山氏作此劇本極費精力，非但對此事件之實際材料百法收集，即有關此事件之理論亦詳加研究。預料此劇公演，必能給日本勞農大衆許多強烈的興奮。

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，村山曾對記者說：“這次的事件完全是日本帝國主義有計劃的行動，其主要

的目的就在于把滿洲‘完全’殖民地化，並對蘇聯作當面的進攻。而且，日本帝國主義這類行動絕對不是限于滿洲，牠將擴大及于中國底各地。要澈底消滅日本帝國主義底這類侵略的行動，只有中日被壓迫大眾聯結起來，根本打倒帝國主義及其走狗。”

華蒂。一九三一，一一，一二，東京。



## 村山 訪問記節錄

——錄文藝新聞35號——

村山知義——這名字，對於中國人，尤其是日本留學生，不會怎樣的生疏吧？他是一個具有多方面的才能的日本的優秀的新興文藝家。除開他專門的戲劇，電影，及關於舞台的技術之外，對於美術，建築等部門，他都有深刻的研究；其他，如小說，詩歌，評論（尤其是關於演劇，映畫的）諸方面，他也有相當的成就。

——今早九時許，我們又跑到村山家裏去了。到樓上去。樓梯口，安置着一個小書架。上面擺着的都是‘新興戲劇全集’之類的書。那完全是性格底演劇家底書

架。和村山見面，跑到他的書房裏，這在我們已經是第二遭了。第一次是在本年的六月裏。

主人村山君，也還是和以前差不多，剃光頭，莊重而和藹的表情；假如你在路上碰見他而又和他不認識時，那末，你一定不會想到他是個藝術家，更不會想像到他就是村山。這恐怕也是新興藝術家的一個特徵吧？真的，長頭髮，無處不想表示超羣，拔萃的，藝術家'的時代是已經過去了。

我們最先就問他的著作生活：

“我的著作生活，是六年前開始的，以前幹的是美術。除了寫劇本，做關於舞台方面的技術工作——如導演，裝置舞台之類——以外，還寫評論，小說，詩歌……”

“你的收集材料的方面怎樣？”

“大部分是由 Dramatic League 供給的。”

跟着他還對我們說明 Dramatic League 就是勞動者關於演戲方面的團體。他們在觀劇之後，就開一個批判會。他也出席參加，聽聽勞動者的意見，並調查詢問他們在工場內部外部的生活。

“演劇運動方面的生活呢？”

“從一九二六年起，就開始團體底地，個人底地幹戲劇運動的工作。當時和兩個劇團發生關係，一爲前衛座，一爲心座；前衛座卽是現在的左翼劇場，心座卽是此刻的前進座。”

“到現在爲止，被你自己認爲代表作的是那幾種？”

“共有三種，暴力團記，勝利的記錄，東洋車輛工場。”

“在三部代表作當中，前二部都是取材於中國的，關於材料的搜集是怎樣辦的？你在中國住過麼？”

“不，沒有住過；但赴歐及回國時，都曾由上海經過，不過只停二三天，什麼也不知道。所以，那些題材都是藤枝丈夫告訴我的，其次，則以報章雜誌的關於中國勞働運動的記載做參考。”

我們又問他爲什麼愛取材於中國。

“第一因爲中國工農鬥爭的內容，事件都很複雜，而且都是英雄底；第二中日兩國的共同之點很多，以中國的事件爲題材，可使日本勞働大衆同時發

生切身底和國際底情感。”

“你對於中國革命——尤其是被壓迫大眾的，意見怎樣？”

他答道，非合法的運動比日本要進步得多，日本也正在極力學習。”

“你對於中國戲劇運動的意見怎樣？”

“日本的戲劇運動，都不免陷於形式主義，機械主義；中國同志能夠根據客觀情形，採取現實主義，這是很可佩服的。還有，在日本，幹戲劇運動的，大部分是智識分子，希望中國同志應該注意到工農方面。”

“你對於中國新文藝運動有什麼意見嗎？”

“我不懂中文，所以簡直沒有讀過中國的文學作品，除了古代的以外。但我相信中國能有雄大的作品產生出來。日本因為是個小國，一切都小氣，恐不能有那樣的東西。”

“對於中日兩國文化運動的聯繫問題，你抱着什麼意見？”

“在太平洋方面的國家（包括印度，安南等）的新

與文化運動，都應該有組織地聯繫起來。中日兩國的作家因為地理上和其他各種關係，尤其應該組織底地聯合起來。”

最後我們還問起他入獄的感想，和今後寫作的計劃。

他的回答是這樣的：統治階級爲着要切斷我們工作上的聯繫，所以想出種種方法把我們投獄，但實際是不會生效果的。而且一個真正的革命者，就是在獄中也可以做工作的。“最近想寫一個以工農文化鬥爭爲題材的長篇戲劇。”

關於他的入獄，據我們所曉得的，已經有過兩次。後一次好像只是被拘禁在警署裏，沒有正式入獄。

一九三一，九，二八東京。

國語曰：「來而受之，則謂之受。」  
 無所經者，其上也。其間則各得其時，而無所經者，其上也。  
 其間則各得其時，而無所經者，其上也。

其間則各得其時，而無所經者，其上也。

其間則各得其時，而無所經者，其上也。

其間則各得其時，而無所經者，其上也。

其間則各得其時，而無所經者，其上也。

其間則各得其時，而無所經者，其上也。

其間則各得其時，而無所經者，其上也。

其間則各得其時，而無所經者，其上也。

其間則各得其時，而無所經者，其上也。

其間則各得其時，而無所經者，其上也。

其間則各得其時，而無所經者，其上也。

其間則各得其時，而無所經者，其上也。

其間則各得其時，而無所經者，其上也。

其間則各得其時，而無所經者，其上也。

其間則各得其時，而無所經者，其上也。

其間則各得其時，而無所經者，其上也。

其間則各得其時，而無所經者，其上也。

其間則各得其時，而無所經者，其上也。